

高校青年教师对 AI 辅助教学的角色重构认知与适应性管理研究

车小洁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生态，高校青年教师面对 AI 辅助教学时呈现出“替代焦虑”与“增强期待”并存的角色重构认知张力。文章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与“认知—情绪—意图”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青年教师 AI 焦虑的生成机制与认知根源，考察了 AI 应用引发的教师角色三重转向。研究指出，当前适应性管理面临认知偏差加剧分化、制度支持碎片化、技术伦理规范滞后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认知调适、能力重塑、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适应性管理体系，以期为高校推进 AI 辅助教学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AI 辅助教学；角色重构认知；替代焦虑；增强期待；适应性管理

DOI:10.12417/2705-1358.26.12.014

1 引言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介入高等教育场域。2026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显示，96.1% 的教师愿意主动学习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但与此同时，86% 的教师深切担忧学生过度依赖 AI 会降低独立思考能力^[1]。这一矛盾数据折射出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智能时代，高校教师究竟如何理解自身角色的变迁？

这一命题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尤为尖锐。近年来，“青焦”一词在学术讨论中频频出现，凸显了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加速背景下，呈现出“生活节奏加速导致的时间匮乏感、技术驱动量化评价压力产生的成果焦虑感、社会变迁加速中的身份认同危机”等复合性焦虑特征^[2]。另有实证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焦虑检出率达 36.47%，工作不安全感不仅直接影响焦虑水平，还可通过压力知觉与失眠的链式中介发挥显著作用^[3]。加之“非升即走”等考核制度的裹挟，科研与教学的双重压力使这一群体陷入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此背景下，AI 辅助教学的普及既被视为缓解青年教师工作压力的技术方案，因为 AI 可承担备课、批改、学情分析等重复性工作，但另一方面，其也被视为一种新的压力源。部分教师将 AI 视为能力延伸的工具，期待借以释放教学精力、提升工作效率；另一些教师则因担忧专业身份被技术侵蚀而产生“AI 替代焦虑”，甚至出现“技术焦虑”与“技术应付”并存的两极化反应。同时，AI 时代，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出现了“数字禀赋”差异引发的“创新鸿沟”现象，这一现象揭示出：技术条件优越者积极构建人机协作，资源匮乏者则被动应对，这一差异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尤为显著^[4]。

如何理解高校青年教师对 AI 辅助教学的角色重构认知？这种认知呈现出何种复杂样态？适应性管理应如何回应？是当前需要深入探索与有效化解的迫切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2 AI 辅助教学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的认知张力

2.1 “替代焦虑”的生成机制

教师在面对 AI 时的焦虑感，并非简单的技术不适，而是深嵌于社会认同与专业身份结构中的系统性心理反应。有学者将教师 AI 威胁感划分为四类认知根源：群体差异威胁、能力分类威胁、教育关系威胁与价值认同威胁^[5]。对高校青年教师而言，这四类威胁表现得尤为集中：他们尚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爬坡期，专业权威尚未稳固，此时 AI 以“类人同行”的姿态介入教学场域，对其职业边界的冲击尤为剧烈。

从现实来看，“替代焦虑”的生成有其特定诱因。其一，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在教育场景中已具备接近人类交互行为的表现，可实现自然对话响应、动态情境反馈，甚至在特定任务中模拟出基于规则的“判断”与“选择”过程。这种技术能力的演进，使得教师日益感受到自身的专业判断正被算法逻辑所渗透与包围，从而引发深层的不安情绪。其二，青年教师本身面临“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职业安全感本就脆弱，当 AI 的介入进一步模糊了“何为优秀教师”的评价标准时，焦虑感便被多重叠加。

2.2 “增强期待”的现实基础

与焦虑情绪同时存在的是“增强期待”，即是说，青年教师对 AI 赋能教学、解放自身生产力抱有的热切期望。这种期待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

作者简介：车小洁（1979—），女，汉族，浙江湖州人，西南交通大学，法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与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 2025 年软科学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技术条件看,全国已有500多所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校,智慧教育平台常态化落地AI教学应用,生成式AI已深度嵌入学习、教学、评价、育人和研究五大场景。从制度环境看,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国家层面已构建起“基座+护栏+引擎”的三位一体支撑体系。

更重要的是,青年教师对AI的积极预期有其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AI对青年教师的影响体现为“外在表现为知识能力结构的重塑,内在指向为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并推动青年教师教育理念实现从“以教为本”向“以学为本”的深层次转变^[6]。一方面,当AI承担备课、批改等重复性工作时,教师得以将精力集中于个性化教学、情感陪伴与价值引领。另一方面,在现实教育场景中,教师使用生成式AI能激发课堂互动性与创新性,提升师生互动质量,同时有助于促进科研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AI并非教师的竞争者,而是教师能力边界的拓展者。

3 角色转向: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三种重构路径

面对AI深度嵌入教学实践,高校青年教师的专业角色正在经历三重结构性转向。这些转向并非线性替代,而是动态叠加与情境适配的过程。

3.1 从“知识权威”转向“学习生态的设计者”

在AI能够高效完成知识传递与基础性认知任务的条件下,教师若固守传统“知识权威”角色,将难以回应高阶能力培养与个性化学习的现实需求。AI赋能高校教师角色重构的首要逻辑在于:教师不再以知识占有与传递为核心职能,而是转向学习生态的系统设计者。这意味着,青年教师需具备将抽象能力目标转化为具象学习任务的能力,能够借助AI工具构建阶梯式思维训练路径,设计跨学科、情境化、探究导向的学习体验。这一角色强调教师对学习过程的结构化安排、对技术资源的整合性运用,以及对学习成果的多维评价能力,而非对知识内容的独占性控制。

3.2 从“课堂主导者”转向“人机协同的交互调校者”

传统课堂中,教师通常是信息流向的中心与教学节奏的主导者。而在AI辅助教学环境中,教师的核心职能正逐步演变为对人机交互过程的精细调校。这一角色要求青年教师具备将教学智慧转化为技术指令的能力,即能够将课堂经验、学科理解与学生洞察转化为可供AI系统识别与执行的指令逻辑,并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对AI的输出进行识别、筛选、修正与再嵌入,从而实现人与技术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的有效协同。这一转向对教师的元认知能力、算法理解力与教学判断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3 从“专业权威”转向“价值与情感的关键激活者”

AI可以高效回答“是什么”与“怎么做”,却难以承担“为什么”的价值追问与如何共情的情感连接。教育本质上是两个主体基于伦理、责任、情感而孕生的生命对话,教师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存在于价值引导与情感共振之中。因此,青年教师的第三重角色转向,是从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专业权威,转向以价值阐释与情感唤醒为核心职能的意义策动人。在这一角色定位下,教师的专业竞争力不再主要体现为知识储备的多寡,而在于其能否在技术中介化的教学环境中,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塑造批判性思维、构建共同体的归属感,并在不确定性中提供意义支撑。这一转向,使教师从信息供给者转变为价值与情感的激活者。

4 适应性管理的现实困境

尽管上述角色转向为青年教师指明了方向,但适应性管理的现实状况仍面临诸多困境。

4.1 认知偏差加剧教师群体内部分化

部分青年教师对AI工具的认知存在系统性偏差,或过度依赖技术而弱化教学自主性,或刻意回避技术而加剧职业边缘化,难以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建立稳定的人机协同关系^[7]。这一分化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管理者往往持“技术崇拜”的认识论立场,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简单等同于数字技术的叠加应用。当技术逻辑凌驾于教师作为“人”的主体价值之上,青年教师便陷入非此即彼的认知陷阱:要么盲从技术潮流而丧失专业判断,要么拒斥技术介入而沦为职业发展的“边缘者”。

4.2 制度支持的碎片化与系统性不足

截止2026年5月,尽管全国范围内已累计开展教师AI素养培训超过3000万人次,但培训内容多停留在工具操作层面,缺乏对教师角色认知与心理适应等深层维度的制度性回应。当前制度供给呈现“重技术、轻心理”“重覆盖、轻分层”的显著特征,难以精准回应青年教师群体内部日益加剧的差异化需求。当一部分教师在人机协作中得心应手、另一部分教师却在“数字焦虑”中举步维艰时,统一的培训方案显然无法承载差异化发展的制度诉求。

4.3 技术伦理规范与保障机制相对滞后

AI在教学中的应用引发了责任边界模糊、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一系列伦理议题,然而高校层面的制度回应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在教学场景中,当学生依据人工智能提供的反馈结果对教师提出专业性追问时,教师往往难以回溯或解释该结论的生成逻辑,并使自身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困境,其在专业对话中原有的解释权威由此受到侵蚀。这种认知窘境不仅削弱了教师的职业安全感,也诱使其在面对

AI 相关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消极回避的策略。更深层地, AI 应用过程中潜藏的“主体去技能化”“主体去情感化”“主体去责任化”等危机, 亟待制度层面予以系统性回应。

5 适应性管理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困境, 高校应从认知调适、能力重塑和制度保障三个层面构建系统性适应性管理框架。

5.1 建立分层分众的认知调适体系

在管理实践中, 应区分不同认知取向的青年教师群体, 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对于“技术焦虑”型教师, 应提供“低门槛、渐进式”的技术入门路径, 降低技术使用的心理压力, 帮助其在安全环境中建立技术使用的信心; 对于“技术应付”型教师, 则应揭示 AI 应用与个人专业发展的深层关联, 而非强制推送工具层面的培训。同时, 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同行互助等方式, 帮助青年教师识别“替代焦虑”的认知失真, 以“合作者”而非“竞争者”的视角重构与技术的关系。教师 AI 素养的提升需更注重新技术应用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 突破“工具理性”的局限。

5.2 构建人机协同素养培育系统

适应性管理的核心不在于让每位教师都成为技术专家, 而在于帮助其理解人与技术的最佳协作方式。高校应建立从基础能力夯实到技术整合创新再到实践转化的螺旋式发展路径, 整合 AI 工具操作、教学创新设计、情感教育能力等多维要素, 形成“技术+教学+人文”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块。尤为重要的是,

青年教师需要具备的不只是如何操作 AI 的能力, 更是何时使用 AI 以及何时拒绝使用 AI 的价值判断力, 这也是教师从“工具使用者”迈向“人机协同设计师”与“价值守护者”的关键。

5.3 完善柔性治理机制与伦理规范框架

适应性管理应在刚性制度和柔性引导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 高校应明确 AI 在教学中的使用边界与伦理准则, 制定符合校情的人机协同学术规范, 为教师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 另一方面, 应为教师营造“心理安全”的信任生态, 创设容错空间, 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开展人机协同的创新实践。可建立青年教师 AI 应用的支持性社群和“导师-同伴”互助机制, 强化协作边界的体制建设。同时, 高校管理者应警惕“技术崇拜”思维的惯性影响, 避免将教育数字化简单等同于硬件设备的配置升级, 避免在教学评价中偏重机器评教而轻视人的主体体验。帮助教师从职业焦虑走向主体性回归, 成为具有教育温度的育人者。

6 结语

高校青年教师对 AI 辅助教学的角色重构认知, 既有替代焦虑的隐忧, 又有增强期待的渴望, 二者的交织与张力构成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主题。角色重构不仅是技术能力的更新, 更是教育理念的深层次跃迁。适应性管理的本质, 不是单向度地推动技术采纳, 而是为青年教师提供一套能够从容应对变革的心理支持、能力建设与制度保障体系, 在“算法”与“心法”的共生中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教育位置。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R].2026.-45.
- [2] 高校“青焦”群像:现实特征、生成机制及应对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12):23-30.
- [3] 陈欣雨,陆清,周芳,等.工作不安全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焦虑的影响:压力知觉和失眠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5,50(4):706-713.
- [4] 许哲,许祥云.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校教师教学创新行为的双刃效应——效能感、压力与认知重构的作用[J].高校教育管理,2025,19(4):72-85.
- [5] 曹越星,徐莉.囿于“技术焦虑”与“技术应付”之围——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境遇的个案研究[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4(3):83-85.
- [6] 雷安乐.AI时代的高校青年教师发展:理念突破与路径展开[J].科教文汇,2025(3):14-17.
- [7] 苏大鹏.构建人机协同的智慧教育新形态[N].光明日报,2026-05-15(07).